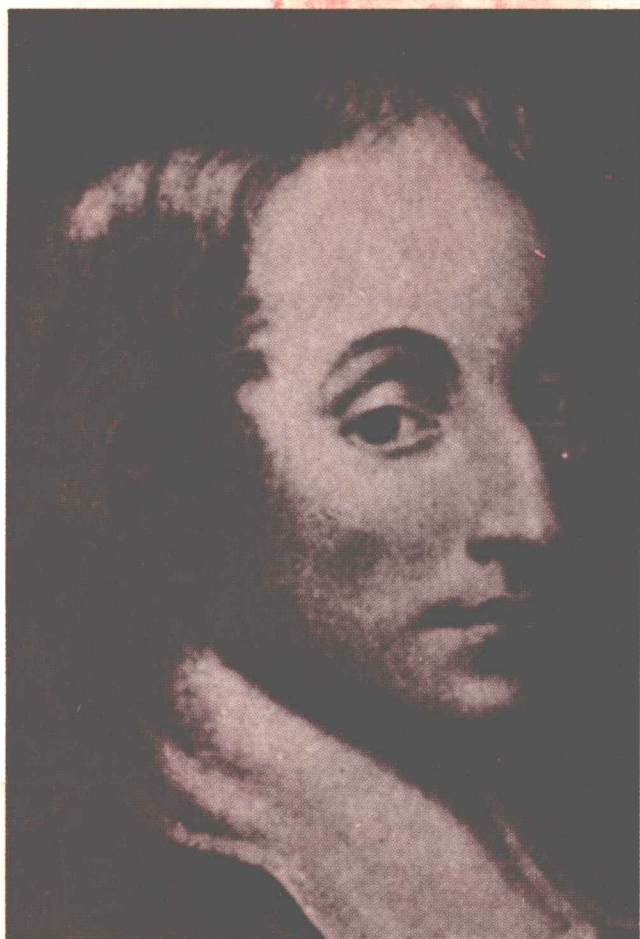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家譯叢 ⑬

巴 斯 卡

作者：Alban Krailsheimer

譯者：李豐斌



西方思想家譯叢⑬

巴斯卡
Pascal

Alban Krailsheimer 著 李豐斌 譯

巴斯卡

西方思想家譯叢⑬

73.2.0650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著者 Alban Krailsheimer

譯者 李 豐 斌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7 號

電話：7681234—2317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 11012-13 •

巴斯卡

克瑞斯海默 (Krailsheimer, Alban) 撰 李豐斌譯

民國73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1] 114面 21公分

(西方思想家譯叢⑬)

原書名: Pascal

附: 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克瑞斯海默撰 II. 李豐斌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784.28

5554

8542

NT\$ 100.00

封面設計：文庭澍

西方思想家譯叢

荷馬
柏拉圖
耶穌
馬基維利
蒙田
伽利略
休謨
柏克
柯立芝
托爾斯泰
亞里斯多德
但丁
巴斯卡
黑格爾
克勞塞維茲
康德
培根

目錄

第一章	傳略.....	1
第二章	科學與技術.....	17
第三章	倫理學與決疑論.....	33
第四章	〔沉思錄〕之撰述源起與計畫.....	51
第五章	不信上帝的人.....	63
第六章	信仰上帝的人.....	75
第七章	個人的靈修.....	87
第八章	結論.....	97
推薦書目		103
人名註釋及索引		107

第一章 傳略

在巴斯卡去世三百多年以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購買他的〔沉思錄〕(*Pensées*)，而這些人對此書作者及其生平卻一無所知。很顯然地，這本書就像是一本無名氏的著作那樣地影響着他們。該書並未完成，其中大部分仍然以斷簡殘編的形式出現；不過，這一點卻往往被認為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它提供了不為行文所礙，且令人難忘的警世格言。人類本身無可救藥的自戀心態使〔沉思錄〕一書成為一面供人藉以省視自身之思想與情感的鏡子——而不是一扇揭露作者之思想與情感的窗戶。

巴斯卡曾經說，我們在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的作品中所找到的，乃是存在於我們自身之內的东西，而不是存在於蒙田身上的東西(〔沉思錄〕689節)；很明顯地，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巴斯卡本人及其作品。〔沉思錄〕(此書無疑是巴斯卡的傑作)未完成的狀態或許暗示著巴斯卡乃是一個才具未獲完全發揮的天才，一個壯志未酬的生命；就此而言，他幾乎不值得我們嚴肅地加以注意。這種說法就像是說，由於莫札特(Mozart)未將「安靈彌撒曲」(the Requiem)以及其他傑作完成，因此我們大可將他的生活當作是不够完美，而加以忽視。事實上，〔沉思錄〕卻是一個成就輝煌之生命所留下的記錄。享年三十九歲的巴斯卡

與享年三十四歲的莫札特，同樣都不能以單純的現實尺度來衡量；我們也不應當把〔沉思錄〕看做是崇高而作者不詳之牆邊塗鴉的輯錄——就像那些路邊講壇的佈道內容。正因為此書是未完成之作，我們才要去研究它的作者及其生活，以便澄清該書內許多隱晦不明之處。該書作者及其生活或許還能使我們從〔沉思錄〕這面鏡子中找到我們本身更真實的影像。

巴斯卡非常明白：他的同輩認為他才具特出，因此才鼓勵他從事於以〔沉思錄〕之名留存至今的著述計劃。歷史的發展將他在科學以及技術上的聲名幾乎完全磨滅，因為這些領域的進步必然不斷使早期的成就成為明日黃花；不過，巴斯卡在科技上的具體成就實與他的遺著〔沉思錄〕毫無關涉。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始終有些批評家認為〔沉思錄〕乃是對理智與科學的背叛，也是一段傑出生涯的中絕與偏歧。（在其他方面，這些批評家都可算得上是睿智的。）另外一些較不執着於理性主義的人，雖未對此表示慨歎，卻也都認為：〔沉思錄〕與巴斯卡的一生格格不入。事實上，巴斯卡不平凡的一生乃是前後一貫的整體，而〔沉思錄〕則是取材於此一生活（它也只能取材自此），是將其中散漫零亂的端緒爬梳整理而成的。

假如時間已經證明巴斯卡確是一個不朽的人，這是因為他的生命時時刻刻都是由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之特殊壓力與緊張所塑造而成的；那個時代的既有觀念在各方面都受到科學進步、政治社會之變遷以及宗教論爭的挑戰。他的工作與經驗的範圍極其廣泛，其在量的方面的不足都已由其強烈的程度加以彌補。他的特殊家庭環境，以及羸弱的體格更加强了一此經驗的特殊性。他無法擺脫具體的現實生活（即使他想如此做，也不可能）；他甚至也不曾想要在知識活動或文

學工作的疏離生活中建立一個象牙塔。我們如果說巴斯卡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吸引力，或許稍嫌誇大；不過，即使是用鄙俗的商業標準來衡量，他的著作也不失為一本暢銷書。這是再確實不過的事，因為每一位讀者，縱使為該書所激怒，也必定能從巴斯卡的著作中，察覺出巴斯卡也和他的讀者一樣，深切關懷着人類所遭遇到的困境。要想了解他，最好的方法便是去追溯他的生活歷程與階段——巴斯卡度過了這些歷程與階段，而在〔沈思錄〕中以發人深省的語句來說明他的，以及我們的困境。

巴斯卡於一六二三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於奧維因（Auvergne）的克烈蒙（Clermont）（即今之克烈蒙——斐朗，Clermont-Ferrand）。當時，他的父親艾提因（Etienne）年方三十五，是個成功的律師，在這個一向獲利頗豐的職業上表現得相當出色。就在三年以後，艾提因失去了他的妻子安托奈特（Antoinette）（我們對她所知甚少），不得不獨力撫養兩個女兒——吉爾斐（Gilberte）與幼嬰賈桂琳（Jacqueline）——以及體弱多病的白萊茲（Blaise，巴斯卡名）。巴斯卡自幼失怙，又是上有長姊、下有幼妹的獨子，這種情形自然對他本已羸弱的身體產生不良影響（這種影響對任何人而言，都是相當鉅大的）；同時似乎也對巴斯卡的感情發展產生了永久性的影響，以致他一看到別人感情流露，便會感到不安。另一項在巴斯卡的成長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則是他的父親堅持把他留在家裏自行施教。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艾提因想要使這個纖弱的孩子免受學校生活的折騰；同時也因為艾提因不但是一位律師，也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以致他認為（或許也有些道理）自己可以和學校教師一樣有效地教導自己的兒子。當這一家人在一六三一年移

居巴黎時，艾提因辭卸了一切職務，全心全力地從事於他自行擬定的教育工作。

從一六三一年到一六四〇年（此年他們又搬到盧昂，Rouen）這一段期間，巴斯卡在父親的督導下，接受教育，在拉丁文、希臘文、數學以及科學上都奠定了健全的基礎。此外，他透過父親所接觸到的人也都是對數學與科學深具興趣的人，這也是一項重要的影響。當時，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爲了擺脫巴黎沙龍社會的煩擾，已移居荷蘭，不過他仍然時常回到巴黎，而他的非正式經紀人梅森長老（Minim Friar Père Mersenne）則與艾提因隸屬於同一社交圈。一六三七年，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以及其他有關光學、彗星與幾何學等論文出版，使得亟於求知且人數愈來愈多的業餘研究者首度能够利用法文閱讀到此類科技的資料。如是，年輕的巴斯卡正好趕上笛卡兒的革命（我們稱之爲革命，是因爲傳統哲學的藩籬從未受到如此強烈的攻擊），並且在時機成熟時，向它提出直接的挑戰。

後代人對以梅森爲中心的社交圈內居住在巴黎的成員，評價不高；但是羅伯伐（Roberval）、德薩格（Desargue）、費馬（Fermat）等人在當時卻都是法國最有名的數學家。他們對其友人艾提因之幼子早熟的天才都相當賞識；巴斯卡未能正式入學，或許不免喪失某些東西，但是他絕不缺少當代大師的讚美與鼓勵。我們這些對數學之奧妙盲昧無知的人，很容易看出那些輕而易舉便能讀懂數學的人所具有的魔術般的天才——這一點正可解釋吉爾斐對她弟弟在十二歲左右便「自己動手」發現畢氏定理一事所作的描述。不過短短幾年，巴斯卡的資質就受到肯定，這比任何似真似假的傳聞更令人印象深刻。

利希留(Richelieu)於一六三五年創建的「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主要宗旨在研究文學與語言的問題(迄今依然如此)；直到一六六六年科爾伯(Jean Baptiste Colbert)建立「科學研究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才為學者提供了一個正式的論壇；在此之前，一些非正式的團體(例如聚集在梅森周圍的那些科學工作者)，在討論、傳佈科學問題以及從事科學發現等工作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藝復興激起了人們對所有古代作家的興趣，但是除了天文學(與星象學所造成的損害密切地連結在一起)以及醫學(同樣帶有迷信的色彩)等少數例外，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仍然被認為是神秘的事物，而不是有系統之研究的正當範圍。同時，中世紀科學所使用的「質」、「偶然」、「階序」等等雜亂無章的術語，也未能為物質世界勾勒出一個明晰的圖象。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等人也都尚未廣泛為人接受。不過，等到笛卡兒開始寫作時(亦即巴斯卡首度聽到有關新觀念之討論的時候)，冶金家、星象學家、密醫等，已不再是科學界的主要角色了。一方面，技術的進步製造出許多精心改良的工具——例如望遠鏡與顯微鏡；另一方面，數學的進步也使人類得以用計算來取代神秘的力量，這是一項極其重大的轉變。人們很快就了解到科學與數學在建築、航海、戰爭以及其他事務上的實用價值，但是人們仍然擁有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希望對人類本身以及人類週遭的世界得到更多的認識。例如，笛卡兒就曾公開宣稱，他的「方法」乃是以「使我們成為自然的主宰及擁有者」為目的；十六世紀所特有之知識上的自負此時已超越了「人為萬物之靈，並具有道德自主性」的信仰，而轉化為控制整個環境的野心。梅森團體內的成員幾乎都是業餘工作者，然而在十七世紀中，藝術與科學的重要成就大

抵卻都是由受過教育並有經濟自主力的人所完成的。專業人員的時代尚未來臨，我們也不能把具有天賦的業餘工作者的工作看做是單純的嗜好。因此，在巴黎這幾年的經歷對巴斯卡的態度及發展，具有極重要的影響。

巴斯卡一家快要從巴黎搬走的時候，他們和當時生活中另一項重要的事實——即紅衣主教利希留所掌握的絕對權力——發生了直接而不愉快的接觸。自一六二四年以來，利希留便是法國實際上的統治者，他以鞏固路易十三之王位為手段，始終掌握大權，直到一六四二年去世（比他的君主路易十三稍早數月）時為止。我們要記得：法國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場戰爭，在一五九四年才剛剛結束——那年，經過大約三十年斷斷續續的敵對行動以後，亨利四世（Henry IV）攻入巴黎；同時，亨利四世以及他的前任亨利三世也都分別在一六一〇年及一五八九年遇刺身亡。年幼的路易十三登基後前幾年，局勢仍是杌隉不安；當利希留於一六二四年就任首相時，大多數法國人所需要與渴望的，乃是法律與秩序。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一六一八——一六四八）、雨格諾派教徒的叛變（Huguenot revolt）、不滿的貴族所造成的無數陰謀事件以及一般民眾因反對苛捐雜稅而不時爆發的暴動，在在都使利希留必須實行高壓統治。

一六三八年，艾提因·巴斯卡因為政府停付公債（他大部分的收入都由此而來），而加入一項反政府的口頭示威行動，此舉使利希留大感不悅。艾提因只好暫時逃往奧維因，後來因為他的幼女賈桂琳（似乎是一位女演員和詩人）善於取悅達官貴人，利希留才在幾個月以後赦免了艾提因的罪過。最後，利希留任命艾提因擔任盧昂的徵稅長官。當時，該地民眾為抗議政府的橫徵暴斂，已釀成了激烈的暴動。這項任命雖然顯示出艾提因已再度獲得寵信，但是他也付出了

代價。到一六四〇年初，巴斯卡一家搬到盧昂的時候，巴斯卡多少都對現實的政治有了一些體認，而艾提因之險些入獄，更是巴斯卡難以忘懷的一樁教訓。

在盧昂，巴斯卡很快地就展開了其非正統之教育所設定的事業。一六四〇年，他發表了一篇討論錐體截面（投影幾何）的短篇論文。一六四二年，他發明了一架計算用的機器；到一六四四年，一位盧昂工匠在他的督導下，建造完成少數幾種機器中的第一種（這些機器都能操作）。在當時的條件下，建造能運作的模型與最初的創意，同樣都是了不起的。到一六四六年，他已開始研究真空的問題，這項研究爲他贏得了聲名，卻也意外地使他和耶穌會（the Jesuits）教士首度發生衝突。這些巴斯卡之天才的初期成就充分顯示出巴斯卡兼具優秀的純粹理知以及實際應用的天分——而這些天分也都相當特出地以尚在萌芽中的實驗方法爲其發展方向。

然而，在一六四六年，卻有一項嶄新的因素進入巴斯卡的生活，並播下種子，使他日後獲得了極大的收穫。有一次，艾提因腿部受傷，接受了一對兄弟——鄉紳兼業餘接骨師——的治療。他們同時也是詹森教派教徒（Jansenists），事實上，他們乃是基於信仰的理由，爲了慈善的目的而行醫。在一段時期（前後持續了三個月）的停留之後，這兩位兄弟說服了巴斯卡全家皈依詹森教派；這一家人從此接受信從同一信仰的地方教士基爾培先生（M. Guillebert）的指導。

我們對於巴斯卡在此之前的宗教傾向一無所知，因此也很難判斷此次首度「接受感召」對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不過，皈依詹森教派對巴斯卡來說，並不產生加入另一教會（或教會內之團體）的問題，同時也無需做新的信仰上的表示。在當時，詹森教主要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反對虔敬

的儀式，而從事實際的慈善工作（例如行醫接骨）；相對於聖餐及告解等儀式，它所提倡的乃是一種內省的——而不是刻板的——宗教戒律；它要求信徒從事更深刻的個人祈禱，參悟人類的罪惡，並體認到人類獲得救贖之途徑乃是上帝的恩寵，而非洋洋自得的樂觀思想以及人爲的方法。

在其發展的初期，詹森教派運動背後的推動力來自德霍蘭（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德氏一向以聖希隆方丈（the abbé Saint-Cyran）之名爲世所知，他乃是該修院名義上的領袖。他死於一六四三年，曾擔任過波特羅亞爾（Port-Royal）修院修女的精神導師。多年以前，聖希隆與弗雷敏（Fleming）人詹森（Cornelius Jansen）曾同在盧凡（Louvain）一地求學。在那兒，他們開始討論（其後許多年則是以通信方式進行）如何將天主教會導回正途——他們認爲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所提倡的神學以人爲中心，已使天主教的道德廢弛、精神萎靡。由於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喀爾文（John Calvin）等等「宗教改革者」（the Reformers）極端強調人類無可救贖的罪惡本性，以致天主教會的反動行爲遂無可避免地走上另一方向。十六世紀西班牙的耶穌會教士莫林納（Molina）提出了一套恩寵的神學，即「莫林主義」（Molinism）；此派神學思想由莫林納的信徒大力倡導，並且也爲許多其他各派的「現代」神學家所贊同。聖希隆與詹森兩人一致認爲要對抗此一以人爲中心的新神學，惟一的方法是探求基督教教父們——尤其是偉大的「恩寵」神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思想；不過，很諷刺的，聖奧古斯丁的思想卻也正是馬丁路德所汲引的泉源。詹森一直在撰寫一本討論奧古斯丁的鉅作，不過在該書出版之前，他便在出任伊普勒（Ypres）主教不久之後（一六三八年）去世；而聖希隆

則在與利希留發生政爭後，自一六三六年起便被囚禁於巴斯底監獄（the Bastille）。在精神上受其指導的修女及其他人很少是神學家，而基爾培以及接骨師傅兄弟等人則代表著上文所述那種單純的宗教。在巴斯卡一家人搬到盧昂的那一年（一六四〇年），詹森主教的遺著〔奧古斯丁〕（*Augustinus*）出版；很湊巧地，同一年耶穌會教士也出版了一冊紀念耶穌會成立一百週年的書籍，以自行慶賀。兩年之後（一六四二年），利希留去世，聖希隆獲釋，旋於一六四三年去世。他在該派信徒自稱為「奧古斯丁派」（the Augustinians）一派中的領袖地位，由索爾邦大學（Sorbonne）的神學家阿諾（Antoine Arnauld）繼承。不久，遂有一場重要的爭論爆發。在此次論戰中，阿諾為〔奧古斯丁〕一書辯護，以對抗一項由耶穌會教士所領導，而越演越烈的運動；當時耶穌會教士自然而然地把他們的敵手稱為「詹森教派」。

就巴斯卡而言，他第一次接受感召所產生的主要影響，似乎是體認到一套嶄新而嚴格的精神價值，亦即對本身的信仰更具自覺，而無須拘守一種與他一向所過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過，他的妹妹賈桂琳卻很快地接受了修道生活的召喚，打算加入波特羅亞爾修女院——該修女院先後由阿諾的兩個姐妹擔任主持。到此時為止，賈桂琳生活上的高潮乃是她和高乃伊（Pierre Corneille）的邂逅，高乃伊當時在其家鄉盧昂的戲劇界內，名聲如日中天。賈桂琳毅然放棄先前對詩歌、戲劇以及優雅之社交生活的愛好，轉而追求內在的精神生活；這個榜樣自然對巴斯卡產生了若干影響——何況，吉爾斐又已結婚並移居至奧維因。總之，在這一階段中，巴斯卡可說已窺見了日後他賴以判斷精神問題的靈光，但他卻尚未發現或肯定他的精神傾向。

一六四七年，巴斯卡患病（或許是因為工作過度），便

和賈桂琳一起移居巴黎；翌年，他們的父親也跟著搬了過去。一六四七年九月，巴斯卡臥病於床時，曾經和笛卡兒見了兩次面，彼此的印象都不太好。約模同時，巴斯卡和波特羅亞爾修院首度接觸，結果並不滿意；而賈桂琳企圖出家修道一事則遭受她父親的強烈反對。這時，巴斯卡有關真空之一系列試驗也繼續在進行，到一六五一年，巴斯卡已有能力發表這一方面的論文。其後不久，艾提因·巴斯卡在九月間去世；未及三月，賈桂琳便得償宿願，加入了波特羅亞爾修院（在巴黎）。從那時候（即一六五二年一月）開始，巴斯卡便一個人自由自在過著獨立的生活。

其後幾年，是巴斯卡一生中一段混亂而不愉快的時期。他父親的遺囑無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問題，而賈桂琳應該分到多少遺產（所謂的「嫁粧」）一事也造成兄妹之間相當激烈的爭執。巴斯卡捲入了一種確實十分瑣碎，但或許是無害的社會生活當中，這對於一位在短短數月內相繼失去父親以及照顧他和父親二人的妹妹的年輕單身漢來說，是一件擾人的事。不過，他卻也遇到一些有利的事情，例如他和年輕的羅內茲公爵（duc de Roannez）及羅氏之妹夏綠蒂（Charlotte）之間日漸滋長的友誼，他在科學及數學上陸續完成的工作以及脫離盧昂的鄉間生活之後，在巴黎所接觸到的活潑的知識及文化生活等皆是。但是，在這一段所謂「俗世的」（worldly）生活期間，巴斯卡雖然尚未達於喪失理智的地步，卻似乎暫時迷失了方向。他一定自我探詢過關於未來方向的問題，但截至當時為止，卻還沒有找到決定性的答案。

很突然地，在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巴斯卡遭遇了一項經驗——他自行記錄了該一經驗；這項經驗對他往後的生活方向產生了決定性的直接影響。這第二次的接受